

The dissemination theories and thought of Baudelaire

Théorie de diffusion et pensée de Baudelaire

鮑德里亞的傳播理論及其思想

Mei Qionglin

梅瓊林

Received 3 March 2005; accepted 20 March, 2005

Abstract: Baudelaire is a famous philosopher and sociologist of French today. He has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thought about the ontology of the sign, examining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its symptoms from the angle of Semiotics, putt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onsumption society, thinking that the people's consumption is more on the sign level but is not on the material layer. In the society, which has been reduced to all kind of signs, people consume various products, which are essentially signs so as to acquire their status recognition. The core thought of the postmodern theories concerning media of Baudelaire is the theories of "emulation" and "imitation", thinking that we are in a new age of emulation, along with the technical emergence of micro-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bility of emulation has been on the increase, making emulation no longer the mimicry of the prototype only, but the emulation of the copy instead of the prototype ---this is imitation. In a world of token crisis which is dominated by sign code, those usually considered to be complete true will take up superrealistic imitation with reality lost completely in the fog of image and sign. Baudelaire rewri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sign and reality and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uro-American mass culture with his special theories to comb the topic of modern life and the composition and contact pattern.

Key words: critique of semiotics, consumption society, postmodern media, emulation and imitation

Résumé: Baudelaire est un illustre sociologue et philosophe français. Il a fait de profondes études sur l'ontologie des signes, et a traité de la société moderne et ses problèmes du point de vue sémiotique. Il a avancé le concept d'une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Selon lui, la consommation réside plus au niveau sémiotique qu'au niveau matériel. Dans une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l'individu obtient sa propre identité par la consommation des objets. La pensée clé chez Baudelaire est la théorie sur l'imitation et le mimétisme, selon laquelle nous sommes dans une nouvelle époque d'imitation. Avec l'apparition de micro-science et de technique informatique, la capacité d'imitation que les êtres humains possèdent est de plus en plus forte, l'imitation ne signifie plus la simple copie du modèle, mais devient de plus en plus le mimétisme qui est d'imiter les objets sans modèle mais décidés par la valeur structurale. Derrière les crises symptomatiques complètement maîtrisées par les signes, les objets généralement considérés tout à fait vrais sont munis des caractéristiques de surréalisme, la vérité disparaît dans la confuse des images et des signes. Baudelaire redéfinit la relation de signe/réalité, et donne une grande influence sur la culture populaire aux États-Unis et dans les pays occidentaux.

Mots-clés: la critique des signes,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les mass media post-contemporains, imitation et mimétisme

摘要: 鮑德里亞是當今法國著名的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他對符號的本體論做過系統而深入的思考，以符號

學的視角審視當代社會及其症候，提出了消費社會的概念，認為人們的消費活動更多的是在符號層面上而不是在物質層次上。在一個已經符號化的消費社會裏，人們通過消費各種作為符號的物品，而獲得各自的身份認同。鮑德里亞關於媒介的後現代理論的核心思想就是有關“仿真”和“擬像”的理論，認為我們目前所處的就是一個新型的仿真時代，隨著微觀科學和資訊技術的出現，人類的仿真能力日益強大，使仿真不再僅僅意味著對原型的模仿，仿真物發展為由結構價值決定的沒有原型的事物的摹本——擬像。在符碼主宰的徹底的表徵危機之下，那些通常被認為是完全真實的東西都將帶上超現時主義的擬像特徵，真實實在會完全消失在影像和符號的迷霧之中。鮑德里亞重寫了符號/現實的關係，以他特殊的理論視角梳理了當代生活世界的主题與客體的構成和交往形態，對當代歐美大眾文化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關鍵詞： 符號批判；消費社會；後現代傳媒；仿真與擬像

鮑德里亞是當今法國著名的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是伴隨著後現代主義思潮興起而走紅于當今歐美的法國學者。20 世紀 90 年代，他在《酷的回憶》中這樣評價自己一生的學術生涯：“20 歲是一個玄學家，30 歲是一個境遇主義者，40 歲是烏托邦主義者，50 歲橫越各個介面，60 歲搞病毒和轉喻……”。這位被歐美學者稱為“後現代主義的巨頭”的學者，1929 年出生於法國，1956 年開始攻讀德國社會理論和文學，1966 年在巴黎南特大學獲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他於 19 世紀 70 年代開始著書立說，作品有《物體系》、《消費社會》、《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生產之境》、《象徵交換與死亡》、《仿真與擬像》、《酷的回憶》、《透明的惡》和《完美的罪行》等多本哲學社會科學專著。在這些著作中，鮑德里亞闡述了他的媒介批判理論，為我們建構了一個後現代性的理論語境，對我們理解這個由技術主宰的世界提供了豐富的理論依據。

1. 符號批判理論

二戰以後，西方社會步入了一個物質富裕、文化繁榮的新時期，社會經濟領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消費而不是生產主導了資本主義社會整個體系的運轉。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一個消費社會，而不是一個生產社會。“消費社會”的提出是鮑德里亞的一大發明。他從現代社會中人與物的關係入手，從特殊的需求理論，即消費者實際上是對商品所賦予的意義（及意義的差異）有所需求，而不是對具體的物的功用或使用價值的需求出發來界定這一社會形態。

在鮑德里亞看來，當代資本主義已由馬克思

所關注的生產主導型社會，轉變為晚近的消費主導型社會，“生產”的支配性地位已為“消費”所取代。他說的消費社會，是同 19 世紀 60 年代以來日益突出的物、物品或物質的極大豐富相聯繫的，正如他在《消費社會》裏描述的：“今天，在我們的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它構成了人類自然環境中的一種根本變化。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

尤為關鍵的是，消費社會的“物”與傳統意義上的“物”已大不相同。過去的物是“器物”，其價值體現在形而下的“器”方面，即物質的具體功能與應用；而現在的物則成為“符號”其價值體現在形而上的“道”方面，即物品所蘊涵的社會意義。換言之，傳統社會的物是具體而實用的，消費社會的物質則形成一個象徵性體系，一個由符號化的物品所構成的結構系統——“物品體系”，形形色色的物都隸屬於這個體系，作為其中的一部分而存在：“消費者與物的關係因而出現了變化：他不再會從特別用途上去看這個物，而是從它的全部意義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機、電冰箱、洗碗機等，除了各自作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層意義。櫥窗、廣告、生產的商號和商標在這裏起著主要作用，並加強一種一致的集體觀念，好似一條鏈子、一個幾乎無法分離的整體，它們不再是一串簡單的商品，而是一串意義，因為它們相互暗示著更複雜的高級商品，並使消費者生產一系列更為複雜的動機。”以國人當下奉為美味佳餚的“海鮮”例，它早已不是一種單純的食“物”，對許多人來說，吃海鮮的意義往往並不在於這種食物本身，而在於與之相聯的一系列其他事物，以及這些事

物所蘊涵的意味，諸如高檔的餐廳、富裕的派頭、時尚的生活方式等，吃海鮮實際上是在“吃”這些意味。按照鮑德里亞的理論，既然物品體系是個符號體系，而每個物不過是這個系統的一個“符碼”，那麼對物的佔有或消費，首先就不是為了其功能——具體而孤立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了其意義——抽象而聯繫的符號價值。這種看法與符號學/結構主義的關聯是顯而易見的。

在一個已經符號化的消費社會裏，人們通過消費各種作為符號的物品，而獲得各自的身份認同。常說的所謂“高檔”、“中檔”、“低檔”云云，表面上似乎在指物及物的分類，而實際上是指人，指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人與人的關係。一方面，物品體系的差異就像語言體系的差異一樣，總是無窮無盡的，於是，新產品總是層出不窮；另一方面，誠如瑞澤爾所言，人們“擁有一種持續不斷的、貫穿終生的將自己與佔據社會中其他位置的那些人區別開來的需要”。也就是說，現代人並不比過去更貪婪，他們的欲望是被造成的，而這種欲望不是針對實用性的物品，而是針對其中社會性的差異。

由於物的極大豐富，以及整個物品體系對社會生活的系統化重組，消費無形之中成為現代人的生存方式。由此出發，鮑德里亞提出了意義重大的符號政治經濟學，以區別於馬克思經典作家所論述的商品經濟學，從而對批判理論做出新的發展。眾所周知，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來說，核心在於“生產方式”，使用價值、剩餘價值、交換價值、勞動、剝削等概念無不圍繞生產這個核心；而對符號政治經濟學而言，核心則移到“表意方式”、符號價值以及對符號的消費即解讀成為關鍵議題。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商品的拜物教的產生，是因為人們認識不到商品背後的社會勞動，以為商品能滿足人的所有需要，從而陷入對商品的盲目崇拜。而鮑德里亞指出，現代人崇拜的不是貴重的商品，而是商品所屬的整個物品體系，看重的是商品中那些賦予身份、地位與威望的內容，亦即符號價值，所以拜物教包含著一整套社會區分系統。

如今，這個系統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每個領域，因此，資本主義的社會控制便更趨全面，更加系統、更顯隱秘，符號提供了“一種比剝削要更為精巧和更為專制的控制與權力結構”。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其一，過去

資本家只控制工人的勞動，從中剝削剩餘價值，而現在連消費也成為掌控領域。其二，過去對商品的崇拜只限於對具體物品的心儀，而現在則是對整個物品體系的傾倒。不僅如此，鮑德里亞甚至把消費活動也看作一種“社會勞動”，並將資本對消費的控制與剝削同對工作場所中勞動的控制與剝削相提並論。“消費實際即生產時間”（《消費社會》），他的這句話與麥克盧漢的那句名言“媒介即資訊”具有相同的衝擊力。當人們在工作之餘，拖著疲憊的身軀去光顧各種消費場所時，他們實際上是在進行另一種生產勞動，即使是去“休閒”、去“度假”，同樣也是在勤苦勞作，甚至連看電視都是在工作。按照加拿大批判學者 D·司邁斯的理論，觀眾看電視的時候，實際上是在為廣告主“打工”，因為，電視臺已經把他們成批打包賣給了廣告主，而他們的工作就是看電視。“所有這些以及與新消費手段相關聯的更多的現象都是‘工作’，並且資本主義必須使我們保持如此，從而使消費大眾不去思考任何從長遠看來類似某種社會革命的東西。”於是，馬克思主義所言的“異化”、西方馬克思主義所論的“物化”，在當今消費社會達到空前的程度。

2. 後現代媒介理論

在色彩斑斕的後現代理論風景中，鮑德里亞在其即將謝幕的時候登上了舞臺，並以其建立在電腦虛擬技術之上的，以擬像為中心的技術理論迅速走紅學術界。鮑德里亞綜合並豐富了後現代主義理論，併發後現代主義發展到激進的極端。同時，鮑德里亞超越了後現代的平面感和“膚淺”，進行了“深度”的基於技術之上的形而上學的關於技術的哲學玄思/綜觀鮑德里亞的思想，後現代主義反對理性、反對羅各思主義、追求視覺形式化、小姐深度、追求表像的特點都在鮑德里亞的理論中得以體現。鮑德里亞的思想是複雜的，集中了後現代主義，又超越了後現代主義，在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世界中研究鮑德里亞對於全面瞭解後現代主義和真正理解鮑德里亞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1970 年，鮑德里亞寫了一篇關於馬歇爾·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的評論，其中他認為麥克盧漢的名言“媒介即訊息”是“技術社會中異化的一個恰如其分的表達形式”。他批評麥克盧漢

使那種異化自然化了。這時，他與新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都認為麥克盧漢是一個技術還原論者和技術決定論者。然而，在七八十年代，麥克盧漢的公式最終成了他自己思想的指導原則。

在鮑德里亞看來，媒介在當代社會中的加速作用，相當於從現代生產領域墮落到後現代模擬社會。因而，對鮑德里亞來說，現代性是以工業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霸權上升為特徵的生產的時代，而後現代則是一個由符號、代碼和模型控制的類比的時代。現代性集中於物品——商品和生產——的時代，而後現代性則以激進的類製作和符號的激增為特徵。此外，追隨麥克盧漢，鮑德里亞將現代性闡釋為一個商品化，機械化、技術和市場關係爆炸過程，而將後現代社會看作一個內爆的場所，涉及高級文化與低級文化、現象與實在、傳統哲學與社會理論所主張的每一種二元對立之間的所有的邊界、範圍和差別。此外，現代性可以被描述為一個生活領域日益分化的過程，而後現代性可以被看作是消除分化及伴隨的內爆的過程。在鮑德里亞看來，伴隨著符號和擬象會和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的快速傳播，廣播媒介，特別是電視的蓬勃發展，成為後現代的一個構成要素。到 20 世紀 70 年代末期為止，鮑德里亞將媒介闡釋為主要的類比機器。這台機器大量產生出形象、符號、代碼，而這些構成了超現實的獨立領域並最終在日常生活和社會性的消除中起著重要作用。鮑德里亞對於模擬和超現實的分析也許構成了他對社會理論和媒介批評的最重要的貢獻。看重當代社會中存在的虛無和遊戲，遠離實體和現實，是鮑德里亞思想學說的一大特色。

實際上關於真實與虛擬、摹本與原型的思考由來已久，西方古典哲學家一般堅持真實原型與人為模仿的區別，即原型是真實的、第一位的，而摹本是對真實原型的模仿和再現，因而是從屬的、第二位的。如柏拉圖認為詩和藝術是對物質表像的模仿和複製，真是存在於理念而不在表像之中，故詩和藝術是對真實的雙倍遠離。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則主張，詩和藝術不僅是模仿，而且還通過形式創新再現真實。然而，自文藝復興以來，原形與模仿之間的區別逐漸淡化，特別是隨著資訊社會的來臨，高科技資訊技術急劇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尤其是資訊和網路技術更把人類帶入來人完美的虛擬實在之中。在虛擬的記敘世界中，我們沉浸於感官模擬，模擬現實世界，

也模擬假想世界。在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轉換之中，資訊符碼和仿真模型四處充斥，原型與模仿之間出現了界限消融的趨勢。

鮑德里亞的思想學說，與現代高科技的哲學反思密不可分。以高科技為背景，追求“虛象”的“仿真”世界，是鮑德里亞哲學思想的一大特色。鮑德里亞的核心思想是有關“仿真”和“擬象”的理論。所以，鮑德里亞的學說對“真”或“真實”並不感興趣，而是對“虛”或“虛象”更加關注。鮑德里亞在《仿真與擬象》一書的首篇引用了阿根廷詩人博爾赫斯的一則寓言，這則寓言有關領土和地圖，即地圖和一個國家的領土之間哪一個更為真實的問題：“一個古老的帝國的繪製員繪製了一幅非常詳盡的地圖，該帝國的領土絲毫不差。但伴隨著帝國的衰弱，這張地圖也日漸磨損，最終殘破不能用了。但在沙漠中還依稀能辨認出該地圖的一些殘片。然而，這一被毀的抽象之物具有一種形而上學的美，它目睹了帝國的榮耀，想一具死屍一樣，腐爛了，又重回故土。它逐漸殘破，並與現實領土混在一起，這有點像一個幽靈。”鮑德里亞認為，博爾赫斯講的寓言故事是他有關仿真的再好不過的注解。因此，他就這則寓言故事走進了哲學境地，即引申出了哲學上的“仿真”與“真實”的關係。他說：“仿真再也不是領土之類的東西，它不是所指的存在或實體。仿真產生於沒有起源或實在性的實在模型：它是一個超真實。領土再也不會超前於地圖，它也不會拯救地圖。相反，地圖先與領土——虛象的進程，即是地圖產生了領土。”

我們看到，鮑德里亞從博爾赫斯那裏獲得了靈感，而且，他比這則故事走的更遠。他認為“地圖先於國土”等等。對於鮑德里亞的這一番話，我們正常人肯定感到匪夷所思，怎麼連領土和地圖的關係也被如此顛倒了呢？沒有領土何有地圖呢？這不是純粹的唯心主義嗎？是的，按照傳統的哲學觀理解，鮑德里亞的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者。但如果我們從現代高科技發展的視角，從技術對現代社會的影響的角度來研究鮑德里亞對“真”和“表像”的否定，我們只能說，現代技術，尤其是資訊和符號的氾濫的確障掩了“真”和“實在”。而鮑德里亞的仿真和虛象概念的錯誤就在於只看到了技術的表面現象，而否定實在和真理的本源性。

鮑德里亞最有名的觀點是關於“仿真”的論

述。所謂仿真就是指對具有象徵意義的事物和符號的模仿，摹本即仿真物。他考察了仿真秩序的譜系，指出仿真前後經歷了三個形態，在第三個形態中仿真完成了構造真實。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時期即第一個仿真秩序中，“仿造”是文化秩序的主導形式，仿真品與真實的關係是仿真品模仿自然並放映自然。這秉承了自亞里斯多德以來到模仿之說。人們通過仿真製造出一系列的對真實的仿造物，並創造出了一個人為製造的世界。這個世界中，人們模仿自然，一切以自然為依據，在小作坊中進行簡單的小規模的對仿造品生產。在這個階段仿真受價值和自然規律支配，目的是建立一個可控制的權力系統。在工業化時代即第二個仿真秩序中，生產是文化秩序的主導形式，仿真品與真實之品的關係是大量的沒有差別的複製品在沒有原本的情況下被製造出來。在這一階段人們不再崇尚自然，而是把自然看作可以支配的物件，並伴隨著機器大工業興起之後的超級生產，仿真受價值和商業規律支配。目的是市場的贏利。在當代符號繁衍擴展的時代即第三個仿真秩序中，仿真是文化秩序的主導形式，仿真品與真實的關係是仿真構造真實，即被構造出來的仿真品就是真實，不再超越它的另一個真實世界。在該秩序中價值和結構規律支配一切。傳統的表像與真實的關係已經被破除，現在不是表像反映真實，而是模型構造真實。鮑德里亞用“超真實”對其進行概括。即對複製品的再複製，從而具有高集中性和高度代表性的超越真實。

鮑德里亞認為我們目前所處的就是一個新型的仿真時代，隨著微觀科學和資訊技術的出現，人類的仿真能力日益強大，使仿真不再僅僅意味著對原型的模仿，仿真物發展為由結構價值規律決定的沒有原型的事物的摹本——擬象。他指出，在西方晚近資本主義世界中，人們被各種資訊圖像、複製商品和仿真環境所包圍，逐漸進入了一個由擬象與仿真所主宰的世界。尤其是資訊技術的發展，使當前的時代完成了從“冶金術社會向符號製造社會的過渡”，成為一個商品邏輯所支配的資訊與符號時代。在鮑德里亞看來，形象或擬象與真實之間的界限已經內爆，“擬象不再是對某個領域、某種指涉物件或某種實體的類比。它無需原物或實體，而是通過模型來生產真實：一種超真實。”鮑德里亞把如今的現實歸結為一種由符碼和模型所構造的“超現實”或“超

真實”。仿真並不是對真實的仿照，模擬也不是對真實的模仿，相反，真是倒是由仿真與模擬所構造，在模擬的背後並不存在什麼“現實”或“真實”。換言之，模擬就是現實，仿真就是真實，除了模擬與仿真，不再有超越它的另外一個真實世界。“我們的城市建設要依靠一系列的規劃、模型；我們的家庭佈置要根據一定的樣板；甚至於我們的人際關係也要根據大眾傳媒所提供給我們的一些模型……除了這個已經被構造出來的仿真的世界之外，我們不再擁有別的世界。”在模擬與仿真的世界中，主體與客體、表徵與實在、圖像與真實等界限變得日益模糊，最後完全消除，以至於似乎一切都成為模擬，一切都成為仿真，我們簡直就生活在一個模擬的時代、“一個仿真的時代”。他舉了許多這方面的例子。比如，對伊拉克的海灣戰爭，就是一場對美國與蘇聯之間從未發生的核戰爭的模擬。再如，在狄斯奈樂園，人們寧願乘坐模擬的潛水艇，去觀看同樣是模擬的海底世界，而不肯去看就在不遠處的“真實”的水族館，儘管水族館本身又是對海洋的一種模擬。超真實一詞的首碼“超”，表明用模型生產出來的真實比真實還要真實，而這就是消費社會的廣告形象的魔力所在。廣告和都市景觀這些超真實與日常生活的界限已被抹平。在他看來。狄斯奈樂園中的美國模型比真實的美國更為真實。好像美國變得越來越像狄斯奈樂園一樣。這樣一來，晚近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就成了一個完全符號化的幻想。傳統的基礎主義或哲學本體論中所設定的“實在”、“本質”、“真實”等概念都受到了根本的質疑，日常生活成為對無原型的象徵性的模型加以類比的過程：從服飾家居到隱秘性的性生活，都被“理想化”的模式所主導。一旦我們把影像出賣給魔鬼，我們就再也無法區分真實與虛象，無法反觀自身，更難以體驗，基於原型和真實的象徵交往。鮑德里亞無不悲觀的認為，在符號主宰的徹底的表徵危機之下，那些通常被認為是完全真實的東西——政治的、社會的、歷史的以及經濟的——都將帶上超現實主義的擬象特徵，真是實在會完全消失在影像和符號的迷霧之中。

鮑德里亞關於現實、超現實與仿真的關係的見解頗有點驚世駭俗。他認為，超現實主義必須以顛倒的方式來理解，今天，現實自身就是超現實，超現實主義的秘密正在與日常現實可以成為

超級現實，僅僅在於現實提升了藝術與想像的時刻。今日的日常生活在於政治、社會和歷史、經濟等等，現實已經在仿真的方式上與超現實合併一體，以至於我們現在生活在現實的審美幻象之中。鮑德里亞說，“現實比虛構更陌生的老生常談不過表明生活審美化的超級現實主義的階段已經失控，再也沒有任何虛構能與生活本身相匹敵。現實已經完全進入現實自身的遊戲領域，根本的不滿，冷漠的控制論的階段，更代替了熱烈的幻想階段。”鮑德里亞把後工業化社會的生活看成一個完全符號化的幻象，按傳統本質論或本體論哲學所設定“現實”、“真實”、“本質”等等概念都受到根本的懷疑。人們生活于其中的現實已經為符號以及符號化對符號的模仿所替代。日常生活現實就是一個模仿的過程，一個審美化和虛擬化的過程，它使藝術虛構相形見绌，並且它本身就是傑出的藝術虛構。當代生活就是一個符號化的過程，鮑德里亞認為物品只要被消費首先要成為符號，只有符號化的產品，例如為廣告所描繪，為媒體所推崇，成為一種時尚，為人們所理解，才能成為消費品。顯然，在鮑德里亞看來，語言符號構成了消費者的主體地位，語言構造了後現代消費的現實。語言不僅描繪現實，同時也創造了現實，而現實反倒成為語言的仿造物。鮑德里亞說，現實和符號都擠進象徵，如果沒有佛洛伊德主義就不會有“無意識”這一說，也正如馬克思象徵性的創造了無產階級。

鮑德里亞通過展開符號與象徵的關係，對西方社會和文化的現代化過程做出了解釋：這一過程即生產過程壓抑，符號秩序不斷發展，終為象徵秩序取代的過程。此外，鮑德里亞的仿真世界強調了工業革命和大眾傳媒的作用，很好的說明了大眾傳媒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和改變，鮑德里亞指出傳媒是最重要的仿真機器，傳媒不斷生產出大量的可供仿真的形象和符號，構造了一個自律的超真實世界，在鮑德里亞眼裏，大眾傳媒即仿真，大眾傳媒時代即仿真時代。這都為其中期的傳媒技術理論和技術決定理論下了伏筆。

從傳統的觀點看，鮑德里亞幾乎是一個典型的唯心主義者，他居然不承認現實實在的存在，他把語言的存在看成第一性的，而“現實”要麼根本就不存在，要麼不過是語言的模仿物。儘管鮑德里亞深入而獨到地考察了生產和消費、經濟和文化、物質和象徵的關係，但這一切都是放置

在符號學的意義上加以闡釋的。正如史蒂文生所說的：後工業經濟固然在物質地生產客體的同時，也象徵性地生產消費。但最重在於，晚期資本主義的生產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背離人們的物質需要；消費社會的產品，不管被設計成千奇百怪，被推銷廣告強調到何種程度，也不可能喪失其基本的實用功能。鮑德里亞過分強調了後工業化時代的生產的文化象徵意義，以至於完全不顧及物質和實際的生活需求方面。雖然鮑德里亞不無偏頗，但我們依然應該看到，鮑德里亞在某種程度上也揭示了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生活的某種特徵，在後現代社會視覺符號帝國急劇擴張的時代，日常生活形式已經發生顯著的變化，人們是如此深刻的為媒介所控制，不管是單向度的接受還是有機的抵抗，都無法拒絕符號對當代生活的絕對有效的支配。總之，鮑德里亞重寫了符號/現實的關係，以他特殊的理論視角豎立了當代生活世界的主體與客體的構成和交往形態，他的觀點雖然不無極端，但無疑有他的精闢之處，他在當代歐美大眾文化研究產生廣泛的影響也是不可避免的。並且鮑德里亞對消費社會新穎獨到的剖析，對媒介仿真文化的精彩論說是極富價值的，特別是他討論仿真、超現實以及內爆的著作，抓住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向仿真和超真實轉變的特徵，而且這些範疇對於分析當代媒體和文化趨勢非常有用。

參考文獻

- [1] 鮑德里亞. 完美的罪行. 商務印書館, 2000年版.
- [2] 鮑德里亞. 消費社會.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
- [3] 道格拉斯·凱爾拉, 斯蒂文·貝斯特. 後現代理論. 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9年版.
- [4]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 胡亞敏等譯. 文化轉向.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年版.
- [5] 蜜雪兒·麥克盧漢. 理解媒介. 商務印書館, 2000年版.
- [6] 約翰·多克·吳松江. 張飛天譯. 後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作者簡介: Mei Qionglin (梅瓊林),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台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 畢業于復旦大學文學專業.

通信地址:

Mei Qiongl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P.R. China.